

上海文化出版社

传奇般的骑车经历
惊险的旅途遭遇



『独行侠』 谈骑车旅行

傅庆胜



『独行侠』 谈骑车旅行

傅庆胜

上海文化出版社



责任编辑：马立群

装帧、插图：王志伟

“独行侠”谈骑车旅行

傅庆胜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 经销 上海海峰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3.625 插页 9 字数 69,000

1990年4月第1版 1990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600册

ISBN7-80511-301-7/K·24

定价：2.55元

作者(右第一人)在新疆采访锡伯族。



在吐鲁番盆地的火焰山山脚下，作者正在修车。



作者(左第二人)在塔塔尔族家庭里作客。



1987年4月15日，作者壮游归来。



目 录

一、纵横驰骋十万里	1
二、精心策划	8
三、知难勇进	12
四、以车代步	21
五、练一身修车绝技	25
六、轻装上阵	30
七、几次谋略	35
八、离不开地图	41
九、风险之中见胆魄	47
十、昼行夜驶	54
十一、在老天爷眼皮底下旅行	60
十二、铁打的筋骨	67
十三、与四季周旋	73
十四、好自为之	78
十五、砺兵秣马	85
十六、出门靠朋友	89
十七、风俗奇趣	95
十八、奉行公德，侠义守信	104
十九、再讲几句话	109

一、纵横驰骋十万里

1981年1月8日，我骑着一辆半新的自行车，告别上海，开始了计划之中的长途旅行。

我单身独骑，纵横驰骋，踏遍了中华大地上的山山水水。在东北的松花江畔，在西双版纳的密林深处，在青藏高原的雪山草地里，在南国海岛的胶林中，在通向西域的丝绸古道上和天山南北的荒滩大漠间，几乎都留下了我的自行车辙印。

我先后九次跨过长江，十三次越过浊浪拍天的黄河，旅程达十一万四千里。

在六年半时间的长途旅行中，我先后访问了四十一个少数民族，并参加了其中二十一个民族的婚礼和二十个民族的节日活动，拍摄了八千余张民族风情照，遍采人间之“风”，写下了一百余万字的各地风情笔记，出版了一部三十万字的旅游专著。

我一度被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的生活所深深感染；在诗一般的“泼水节”里，我身不由己地被卷进狂欢的浪潮，清晰地听到泼水声中的祝福声。在神话般的“火把节”上，我似乎到了一个遥远的天国，那里的人们正为追求更美好的

生活而欢歌狂舞。我更被那壮观的“吃新节”所慑服、所震撼，千斤之牛在这里角逐、拚搏；怒云翻卷、四蹄腾烟。在畲族“哭的婚礼”上，我看见新娘流出的泪是那样的透明、晶莹，一颗一颗，千颗万颗，恰如“大珠小珠落满玉盘”，浸透了人类最纯朴的情感。傣族的婚礼更别具一格了：一根白线拴住新郎新娘的手，人们衷心祝愿他们象一颗永远盛开的并蒂莲……

1983年秋，我来到广西南州白裤瑶山寨，那里特有的独立于高空的圆锥体粮仓是瑶族人民与大自然搏斗的智慧结晶。这看似简单的粮仓，只用了四根木柱作为主体支撑，然而四根木柱的底部都由有高约一尺五寸左右、两头细中间粗的陶瓦缸顶着。这样，连老鼠都爬不进去，粮仓自然无“入侵”之虞。瑶族人民的那一幢幢小巧而又古老的竹篱草屋则生动地映现着原始氏族社会的建筑艺术，印证了原始氏族的一些生活习惯。后来，我将这些见闻写成散文《啊，使我难忘的瑶山》，参加《南宁晚报》举办的《我爱中华，我爱广西》征文比赛，获得了一等奖。

1986年冬，我在司马仪的陪同下，访问了柯尔克孜族聚居区。柯尔克孜人得悉我从遥遥万里之外的大上海，骑着自行车来到他们那里，特意盖起毡房，让我住宿其间，体验一下牧民的夏季生活。我被视若贵宾，待之以最高礼遇，一周内竟为我宰了四只羊。

柯尔克孜族信奉伊斯兰教，给人的感觉却并不守旧。柯尔克孜族的妇女们更是豪爽、大方。家里来了客人，完全由女主人接待。她们不但能喝烈性酒，抽莫合烟，而且还

能跳当代大城市中的流行舞。我们喝着酒，不到一个时辰，就跳起了欢乐的舞蹈，跳啊，跳！累了，稍事休息，饿了，就喝酒吃点心。然后继续跳啊，唱啊，笑啊，天山深处的毡房里，溶和着现代城市的流行音乐和舞蹈。

六年多的旅行生活很快过去了，它在人的一生中是很短暂的，但却深深地印记在我的心里。我常常以激动的心情回顾它，觉得其味无穷！我感到：我国的少数民族兄弟是最纯朴的，最有智慧，也最勤劳，我深深地热爱着他们。

有些朋友问我：你怎么会想到骑自行车去旅行全国的？说来很有意思。我原来是上海一家工艺美术厂的美工，专门从事设计和制作雕花砚、黄杨木雕等。扪心自问，工作干得也还不错。我创作的美术作品，曾东渡扶桑，在横滨市展销。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感到自己知识面狭窄、艺术素养浅薄，陷入了创作的泥淖。正当我深感苦闷之时，看到报纸上介绍有三十年代我国第一位环球旅行家潘德明的事迹。当时看了，心里不觉一亮，顿时萌发了单车游中华的念头。我想：通过旅行中一面学习，一面搜集创作素材，可以为今后自己的美术创作打下良好的基础。而且，那时也没有任何顾虑，总觉得潘德明能够做到的，我也一定可以做到。

开初踏上旅程，自己心里并没个“准谱儿”。我所考虑的，仅仅是著名的古迹，局限于拍摄或临摹一些古代的图案。到了1981年的秋天，当我抵达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聚居区时，正巧碰上一对年轻人的婚礼，当时，人们正打着鼓、围着圈，边唱边舞。他们邀请我入席参加婚宴。正是在这一热

烈的交往中，我意外地了解到许多当地的风土人情，少数民族丰富多彩、诗情画意般的生活，竟扣动了我的心弦。三杯酒下肚，我的思绪活跃起来了；一个要反映他们的生活情趣的欲望便油然而生。我想，我国的出版史上，还没有过一本大规模地集中介绍少数民族的书，我为何不去尝试一下呢？何不乘周游全国之机，广泛收集资料，遍采各地民“风”，搞些“面”上的研究和考证呢？这对于我今后的创作，无疑会带来极大的帮助，如果能写成书，让更多的人了解，也可藉此进一步沟通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交流。于是，我很快拿定主意，制定了今后的旅行计划。这是我骑车旅行中的一次具有人生意义的重大转折。此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我开始向丛山峻岭、沙漠戈壁跋涉了；为了寻访少数民族聚居地，那怕路途迢迢，我也不在乎。每到一地，我就先查阅当地的“地方志”，并拜访有关专家、学者，倾注全部心血，收集和整理少数民族地区的有关人种、礼仪、文化、建筑和生活习俗等方面的资料，甚至连当地的土特产也不放过。

我的旅行生活虽然有许多许多的欢乐，但其间也不乏艰难苦辛。在长达六年的遨游中，我几经生命的临界点，还经历了好多次人生意义上的“滑坡”。尽管如此，我仍一以贯之，坚持前进着。我将那公路旁一个又一个的里程碑，看成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这一中华立体教科书上的标点符号。我相信，在人生探索的旅途中，不应该出现休止号！1982年夏秋时节，我出西藏进入川西北的红原县。一天傍晚，不慎走错路，天又快黑了，我便抄近路——入草甸中穿行，不料，误入齐膝深的沼泽地。由于我在途中听说过有关沼泽

地的种种传闻，所以虽临危险，却能够镇静自若，用横向之力，退出了沼泽地，避免了一次灭顶之灾。但是，祸不单行，当我沿着沼泽地边缘慢行，前面却又横着一条宽五十来米的大河，看看水流倒还平缓，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便把随身携带的物品分批高举在头顶上，托过河到达对岸，如此往返了四次。其时正值高原的好季节，但河水却是由昆仑山的雪水溶化而成，所以冰凉彻骨，把我冻得半死。其后，在青海都兰县的阿尼玛卿山里，又遇到了一只大饿狼，它跟着我的自行车追了十多公里，要不是我每天骑车练就的腿劲，怕早就成了它的腹中之物了。在云南，金平县曼耗边防站为了弄清我的身份和旅行的目的，与上海公安局多次电报往返，这样我不得不被边防站拘留了十四天。后来，在塔里木原始森林中我迷了路，又遇上野猪，幸遇放羊的维吾尔族人相救才得以脱险。在广东普宁县武装部招待所，我的行李箱被窃，其中有我拍摄的一千多张各地风情照片、钱物、照相机等等。……仅此种种，我所遭受的磨难也可见一斑了。

在长达六年半的旅行生活中，因为是骑车，我曾磨破十四条裤子，穿坏二十双运动鞋，用坏了五架国产照相机，自行车更换的零件可以组装成两辆自行车。可想而知，骑车长途旅行是何等的艰辛！至于吃“炒面”、喝凉水、露宿街头、迷失方向，就更是习以为常、不足为道的了。

1981年夏，我到达北京，但经济却发生了“危机”。有一天，我从长城观光归来，肚子很饿，走进一家餐厅，想吃些东西。但是一摸口袋，竟空空如也——没钱了。怎么办？朋

友,你也许很难想象我当时的那副狼狈相吧:我坐在桌前,实在忍不住,食欲大开,好不容易等那些食客走了,就赶忙将那些剩饭剩菜端来,大口大口地吃将起来。好在那时我早已有了思想上的准备。这以后,我便决定去卖艺维持生计。晚上,在东四大街的路灯下,我摆了地摊,卖起龙凤花鸟字画来。笔走龙蛇,当晚竟收入了六块钱。第二天,我买了胶卷、相纸,连填饱肚子也靠的是这笔小小的收入。当我在北太平庄自由市场上,和那些做生意的小贩蜷缩在一起露宿时,说真的,我可真想念家里那张小小的单人床啊!

卖画的几个晚上,我的收入不少,使我又增强了信心。为了创收,我又随机应变,来到北海公园门口为游客快冲胶卷。没想到刚摆好摊,就被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取缔了,几天的收入刚投下去,顷刻间化为乌有。

我很欣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句话,如果没有这六年多时间的长途跋涉,吃了不少苦头,我不会象今天这样成熟。在遍游神州的过程中,我就有幸结识了许多作家、史学家、民族学家、考古学家、地理学家、天文学家和画家、书法家、摄影家。我在广州、深圳、厦门、福州、武汉、兰州、乌鲁木齐等十一个省会举办过《中国少数民族风情摄影展览》,并在全国一百余家杂志、画报、报纸上先后发表了三百多幅作品。特别是1984年11月,在湖北人民出版社编辑呕心沥血的帮助下,我的《中华十万里纪游》(上册,三十万字)出版了。最近,外文出版社又准备将我的《中华十万里纪游》上下两册译成外文,向国外发行。

生活使我懂得了人生的价值。我不但应该以自己的言

行向世人证明“我”的存在，更应该为中国的一代新人争口气。

对于已经失去的，我并不后悔，遗憾的是我奉献给人们的还很少。路太长了，唯有不断进取。

现在，呈献在朋友们面前的这本小册子，很难说是什么骑车旅行的经验。我将这一得之见面世，是但愿它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能通过它促使有更多的人走上骑自行车旅行的征途。

二、精心策划

骑自行车旅行,无论它作为一项体育活动,藉以达到锻炼意志、强壮身体的目的,还是作为一项旅游活动,借以达到游览名胜古迹和领略异乡风土民情的目的,甚至作为某项专题性的考察活动,事先都必须制定出一个较为周详的计划。这同日常生活中,人们接受了某项任务或准备实现某个目标时,通常都要在事先制定计划一样,只是有的装在头脑里,有的则形成了文字。事先有个计划,便于我们有条不紊地去完成预定的任务,实现预期的目标;事先没有计划,“脚踏西瓜皮,滑到哪里是哪里”,情况就截然不同,结果往往收效甚微,甚至使自己原来想做的事最终成为泡影。

制定骑车旅行计划,首先应该确定旅行时间的长短,进而斟酌一下支撑这次旅行的经济条件和所骑车辆的情况,然后,再实事求是地规划出旅行的路线,定出旅行中所要达到的目标。当然,也有先确定目标,反过来再计划旅行时间和经济状况的。这只是方法不同,实质上是一回事。一般说来,骑车旅行总会受到旅行者假期和经济条件等方面的限制。因此,我觉得制定计划时采用前一种方式,似乎更切合实际,更稳妥一些。

我最初制订的旅行计划,是想用三年左右的时间,走完全国除台湾省和港澳地区以外的所有省、市、自治区。我是1978年由安徽农村插队回沪以后,到工艺美术厂从事木雕和石雕工作的,一直迫切希望自己能在这个岗位上能有所作为。但是,自己的生活底子和艺术功力都很浅薄,因此打算在三年时间里,通过骑车旅行,考察、研究祖国各民族、各朝代及各个历史时期的古建筑、佛像、石刻、石雕等艺术,来丰富自己的阅历,提高自己的艺术素养。同时,也磨炼一下自己的意志。单位里不可能给我三年假期,所以我采取辞职的方式。这样,在时间上我就不用耽心了。唯一使我发愁的倒是经济条件不佳,虽然我竭尽全力筹集资金,结果仍很有限。到最后也只能买辆旧自行车和旧照相机勉强凑合。我最初的旅行计划就是基于这样的条件来制定的。

我计划中的旅行路线是:冬天走南方,夏天走北方;先华东、华北、东北,再华南、西南、西北。沿途所要做的事情是:拍照片、画速写、记日记和访问当地的著名人物等等。由于计划毕竟产生在行动之前,它有很多主观成份。因此,在付诸实践时,必然会碰到许多意想不到的情况。骑车旅行还因为受到“天时”和“地利”的限制,情况千变万化,往往在这种时候,原先制定的计划就不宜“依然故我”了,需要作适当的修改。我在前言部分述及,1981年秋天到达延边后,对计划作过一次大的修改。当时我想:我们国家是个多民族的大家庭,我在三年时间的旅行中,可以接触到许多民族,为什么不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通过逐个考察,从“面”上对各个少数民族去作一番比较呢?因为据说我国少数民族的

研究工作偏重于对某一民族的单向考察，还没有进行如此规模的横向比较。于是，我一改初衷，把旅行计划的重点转移到了考察“民俗”方面，并且兼及人类学和民族学的研究和探讨。由于选择重点的转移，原订的三年时间不够用，所以，我又决定将计划中的旅行时间增加到六年，旅行路线调整为先走完东北三省，然后再到西南四省，继之是华南三省，然后再去完成大西北之行。

以后的五年多时间里，我正是按照这个修整了的计划走遍全国的。光是新疆，就足足耽了十二个月。这不仅是因为新疆的地域辽阔（占全国面积的六分之一），还因为在这广袤的土地上，居住着十多个少数民族，其中包括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俄罗斯族、塔吉克族、乌孜别克族、塔塔尔族等特殊的人种成份。新疆既是地球上东西方人种的交汇点，也是东西方文化和商业贸易的交会点。它对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的研究工作者来说，历来都有着强大的吸引力，当然也使我着了迷。

1984年夏季，我抵达广州后，结识了广东省文联的一位集邮家。他要我利用周游全国的机会，为他做一件事，即每到一个地方（尤其是偏僻的小乡镇）就寄封信给他，并在信封下方注明从前一站到这一站的里程。我满足了他的愿望。后来，他高兴地说：“过了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以后，这些信封就可能成为人世间少有的集邮孤品，会有相当高的研究价值。这倒是我始料未及的，因此，引起我的思索。我想，如果在当初制定计划时，能将这也作为一个附带的内容加以考虑，从一开始启程就这样做，兴许我也会成为一个独特

地拥有各地邮戳的集邮者的。而且，把每一程的距离都标记下来，更有助于自己准确地统计所走过的里程。然而，我却把这样一个极好的机会错过了。这件事给我以启迪，它使我认识到：骑车旅游对于任何一个求知者或收藏爱好者来说，都是一次大显身手的机会。因此，在制定旅行计划时，我们完全可以既照顾到自己的求知欲望，又把自己所爱好的收集工作，如从事集报、集火花、集楹联、集明信片、集香烟盒、集蝴蝶、集稀有植物标本等，作为一项内容考虑进去。在新疆，我就碰到过一位以集香烟盒为爱好的骑车旅游者。他每到一地，都要买当地的烟抽，而且每天都抽不同品种的香烟。随着行程的递增，收藏量越来越可观，品种当然也越来越丰富了。那时，我也进行收集工作，并且随着旅游活动的进展、考察重点的转移，逐步明确收集的方向，如：收集民间手工艺品、民族生活用品等等。当然，我觉得在制定这类计划时，也不能把收集的面定得太宽。太宽了就会适得其反。因为一个人的精力毕竟有限，确定二、三个项目就够你忙的了。

除了进行收集工作以外，骑车旅行当然也还有其他更为广泛的内容，例如：考察古战场、古军事设施和大自然中的地形地貌；考证名胜古迹和古建筑群；或者进行各种有益的社会调查等等。如果考虑开展这些活动，在制定计划前，还应尽可能查阅好有关的资料，做到心中有数。

必须指出的是，骑车旅行有长途、中途和短途之分，旅行计划自然也应定得恰当，千万不能贪多、贪大、求全。贪大求全，不仅实行起来有困难，而且实行的结果必定与主观的愿望有相当距离。这样事倍功半，自己反而会感到失望。